

171
73
1

福堂志略

附思善堂默記

石府小宮山南梁自基



福堂志畧

日志



戊辰十一月廿日玄坐奸臣某之黨赴志池獄止監
 倉茅三室俗稱楊屋先在者二人曰長瀬某曰吉野
 某族坐為其餘偕來者四人其一人曰小田計某亦止第三
 室併一室四人時夜過二鼓無燈無被危坐黑暗中
 達旦監倉囚徒茅一室三人茅二室四人與茅三
 室通為十一人聞夏秋間囚徒取衆至四十餘人前
 月之變誅戮畧盡其生出獄者不過數人
 十二月一日夙興嚙嗽拜祖考空位每日以為例

朝飡羹二道一午飡晚飡羹一道一每日如此
十五日降昨日發順公喪

廿三日吏給炒豆撒之室中以送窮迎福明日立春
是日吉野恒齋高倉省廬押送來自仙臺止茅一
室宇留野遠齋以下三人在茅一室者移茅二室
己巳正月一日夙興東嚮拜出日及吉田神拜祖考
室位機山公室影但獄中無朝服不得設禮容朝
饌供赤豆飡鯽魚羹而不食餐戶外不挂藁索不
插松枝頗異人境不同

廿七日余三日來患瘟疫惡寒大作通體戰栗至此

發熱清心盤

二月二日盤西野某來診投柴胡湯

六日通齋在茅二室亡通齋前年之變從軍出戰吾
軍失利坐法下獄至是病亡余作詩哭之數日來
契劇渴甚不食而飲日盡水數合

十八日數日來病勢差衰更衣改蟻蛭

是月監察府吏二名來問囚徒疾病給雞冠黃人一

貼病中失

三月六日同室長瀬某出獄

廿一日官誅黨人市川某以下十一名戰死者五斬

磔梟首有差恒裔省盧亦在其中市河葉前年與其徒抗
兵入犯以大逆論枷示之市者七日至四月三日磔
之長岡原云

廿三日病愈始徹枕衾

廿八日東照宮祭典用是日未審其說

是月梅塢義子兒玉某在新牢亡

四月廿七日同室小田部某病亡廿九日有命使其

屍於家始掃除室中內不留穢物蓋先是居于此者

百事為旦日又一日室中一切之事置之不問垢汗

不拂腐臭不拭乃至洗淨餘水浸潤席下履之足心

悉沾室中多病未必職是之由至是盡掃除之一室

殆改舊觀

有夢是月官出兵於松前

五月五日簪端不掃菖艾亦與人間不同

六日新牢西室囚徒十一名昨夜越獄送去

八日自今而後惟朝夕二飯輟午飯不食自誓不犯

又題所居堂曰思喜忘曰恕作詩自儆是日自筮得

明夷

十四日卒奴十數名來搜室中禁物取蠶蠶一張而
去蠶嚮出獄者所遺余輩不與知之以故得無累吏

搜物是後屢次有之不及一死之

廿八日是夜囚徒七人越監倉茅一室逸去七人獨

移自他獄者自是吏卒日夜嚴防頗加嚴

卅日金室移第二室某之四人先在焉併一室六人

六月廿二日同室藤田某病亡

廿三日累日溽暑室有死屍臭穢不可當同室人皆

含蒜辟之次日徙其屍於家

廿九日金室五人移第三室由修獄也夜間苦蚤

聞是月軍師自松前

七月二日官誅黨人十二名越獄盜七名戮屍者十

四

八月三日久木如醉香取某守柳勉齋三子自淳新

路幽室移此止第一第二第四室始聞天下藩臣陞

為王臣改官名定祿制

十一日同室吉野某出獄某年十四

是月撤八間牢

九月二日同室楊某病亡四日徙其屍於家

五日某守自茅二室未移併一室四人

士族坐監倉者造譯定所受訊始得服外套及着袴

先此雖士族不得用外套及袴甚者有不得乘轎子

者至是改之

前月末，官沙汰囚徒，每室留三之一，去春囚徒，廂五
宇凡二百人，許至此八十餘人耳。

是年秋禾不登，穀價涌貴，以米一斗易金一兩云。

十月患時瘟，服西野禁藥。

十一月十九日，墓宇移茅四室。

十二月五日，鑿官石川，曲直墓坐事禁錮終身，未止第三
室，其年六十四。

十八日，官熱荒室中，俾囚徒辟邪珍之氣。

是年寒疫異常，囚徒多煉乳，後封內多盜賊，其收

捕未此者多者，一月五十人，寡者不下二十人，通一
年計之，蓋四五百人云。

庚午正月，官給雞冠黃人一點，送其

二月二日，官刑囚五名。

十二日，東照宮祭典，剛惟奏田樂，傳神將。

是月官始授浴盤，俾囚徒沐浴，惟不及監倉。

三月十二日，墓宇勉齋二子自第四室移，由修獄

也。是日安松某坐事，亦未止第三室，於是一堂七

人局促，家甚。

十四日，全室七人，第四室二人，俱移居於新宇東室。

室中設藁席以擬監倉

廿六日還自新牢羣字以下四人仍舊入第四室餘

五人入第三室

有夢官始行紙幣知事公巡視天塩圍以是月發

報

四月官始行笞杖

五月一日羣字在茅四室亡

廿日大久保某坐車來止茅三室併一堂六人

六月廿四日大牢東邊小室有一女囚是夜羣女子

之云

廿九日盡室移茅二室數日未炎燭如燔加以室窄

囚衆袒裼而坐猶覺不可過於是總吏移居於茅二

室茅二室前臨室庭風道差開溫涼頓不同

七月九日同室大久保某出獄

十八日累日大雨那珂河暴漲水及戶外

八月廿一日官刑囚一名

九月三日同室安松某出獄是日久木柳二子造評

定所拜終身禁錮之命而還

廿三日是夜有一盜以鋸投大牢中偶因徒謀越獄

為同室人所告，事遂不成。

是秋無年，以米一斗二升換金一兩。

十月，陶知事公還自天塩園。

顯曰：然則

是月，刪定幽囚以來所作詩，得一百七十首，作叙。

閏月十三日，官刑囚九名。同室人皆輟午餐不食。

獄中節飲食，以有益於調養也。

十一月八日，官誅二囚。二囚在獄中，絞殺其僱軍一

人，事覺被刑。

有夢，官大沙汰，官員存者不過什一二。

十二月十一日，昨夜官庫火。

廿五日，官創行絞場。

廿六日，官始行絞刑二囚。

辛未正月，官新創一獄，稱曰以實涵民政案囚徒止焉。

是月，獄中始無瘦死。已已以來，囚徒瘦死多者一月

才餘人，寡者不下十人。聞戊辰年，瘦死氣衆一月至

四五十人。

有夢，去冬詔旨贈義公，烈公從一位，叙知事公從

四位上。

二月九日，官刑囚廿一名。

是月，堀江無名在通牢亡，無名北部佐賀村人，物寄。

行

三月十九日，是夜有盜以鋸投大牢中，為人一所告發，竟。

四月二日，官刑一囚，係前月誘他囚出獄者，令內鋸者云。

三日，盡室移第一室如醉，先在焉，併一室五人，官修新牢，移其囚於監倉，故姑并二室為一室耳。

是月天氣已熱，室中撤葦席而坐。

五月，夜間多蚤。

六月五日，鳴海清和押送來自仙臺止第二室始聞。

其父清剛以前月亡于仙臺獄中。

七日，清和移新牢，除石川某外三人還第二室。

廿二日，徧旬不雨，炎旱如火，是日始雨。

四月以來，亢陽為虐，毒熱燠石，蓋十數年所未有也。余輩偶在方丈室中，扞禦絕苦，析棧杉合子為甯子，糊之以紙，裝為大簾，輪番相役，揮之為風，坐者披襟當之，以取涼焉。凡室中鬱熱之氣，以朝夕餘時及申夜為尤甚，蓋朝發晏加辰牌，夕餐早在申牌，炎燭正熾，佐之以煖飢熱羹，一放筋流汗如漿，衣襟悉濡，於是分飢時餘湯，各自盥浴，以雪其熱，入夜布掩窓。

櫺以防飛蚤風通不通加以屋瓦高熱烈之氣徹
於室中人卧其下津汗下迄乙夜風露差冷而止
嗚乎是等苦境非窮親更歷者不能具知也
七月六日教日未連有雨秋熱始衰
是月官改造守因舍有夢天下廢藩置縣罷其知
事

八月二日官刑囚十名

中秋無月余在獄中三值中秋皆不見月

是月覃思善堂默記官沙汰囚徒去夏囚徒氣解
及一百六十餘人至是八十餘人耳舊律徒以三

年為漸己巳以來以五年為漸至是更有十年之徒
夏秋間囚徒多患水腫死或言暑甚所致
傳帛幣

九月是秋大熟以來二斗換金一兩

十月廿七日官刑囚五名

十二月十一日官新給浴盤始得沐浴

廿八日官刑囚七名

除日是日囚徒通五獄凡七十四人此為氣減盡

壬申正月

廿九日卒三名押余及井上某川又某請評是所長

官傳命釋三人幽囚廢為庶人於此徒步回家

地志

赤池之獄凡五牢一曰大牢廣十六筵別畫一室為女牢廣六筵二曰新牢畫為東西二室三廣六筵三曰通牢畫為五室四廣方四尺重囚止焉四曰揚屋畫為四室五廣六筵士族止焉五曰八間牢畫為三室第一廣十八筵第二第三十五筵甲子之亂所創己巳八月撤之辛未正月更創一牢曰通牢畫為二室六廣八筵氏政察囚徒止焉先是庚午六月倚大牢東邊修一小室廣三筵女囚止焉蓋近年未囚徒解

廣女牢不置女而置男故特設此以待女囚耳凡獄檻外施檻謂之鞫獨刀之有室故有斯稱惟通無之

女牢之南設一小舍以面楊屋刑法寮卒二名更番守之以備他變謂之看張仕丁一名通楊屋飲食者亦更番于此

大牢之西新牢之東有地方六七步外邊平中央砌艸荒土穢囚徒處斬者於此通牢之北通牢之東植一大柱以亭蓋之囚徒處絞者於此庚午十二月創為通牢之北有土墳起如家墓者十數是瘞重囚瘞死

者處其久不決者往之梏朽屍露臭穢不可通過者皆掩鼻

楊屋之南隔垣有鞠問所廣可六延圍以重垣凡有鞠問日拷掠之聲叫號之音達於垣外聞者慘然院中官員守獄監吏一員獄奴四員外有仕丁若干以執汲炊燂囚徒多寡無定員

凡囚徒不帶不視不鞭不剪爪不梳髮不沐浴夜不點燈夏不置蚊帳冬不設爐火衣衾外不得挾一物飲食藥餌外不得通一事例也士族亦爾但室中設蓐席飲食用梳具耳

凡囚徒二十日給楮皮紙五十張艸履一兩五十日手帕一條七十日蔭席一枚一百日棧杉合子一副藁薦一枚又冬月無衣者給衣例也今不悉然

吏以歲時給魚物油物謂之大赦給大赦日剋刻囚徒齊發大聲以謝其恩聲聞十數所外云

吏日省囚徒問其疾病及察他变故例也今則不然吏卒及奴有時傾獄移囚大搜室中禁物謂之改牢

大氏一年以三四次為度

獄中每室推一人為頭目謂之幹人次為二番役又次為三番役又次為本番二主飲食及他物出入

凡囚徒始下獄者必以金為贄方得謁頭目無贄者受笞謂之牢法

獄中多禁諱禁掃洒甚潔禁以物墮地禁耳語禁鼻軒禁手掠腦後禁揮手怕為聲禁唱六字佛號諱犯為眠血為不淨水為冷塩為行德索為細米苞為表刀為腰禁之意者忌槍為長禁馬為四蹄損為山禁龜甬為黑鼻屠兒為巡禁花子為乞禁其餘猶多不可悉記

獄中多隱語金曰蔓針曰娘曰長尖サキ剪刀曰蟹又物曰新太墨曰烏カ筆曰弘法梳篋曰撫フ作字曰戌竊傳

人間事曰夢

獄中釀餅為渴膠雖乏馨烈氣飲之亦可醉但多飲生病可戒

獄中研餅丸之串為念珠相傳嬾人臨產手之偶毋子安全

凡獄中朝夕念誦惟唱南無妙法蓮華經不誦他經蓋用日蓮免刑故事也

凡獄中不可晝寢ニ生病又晝不上溷晝上溷穢氣當人亦易致病故俱戒之

土地界溼因固湫隘囚徒襍還垢汙狼藉入者必病

病者必死不死者什一不病者百一而已免之之法
有五一日節飲食二曰慎起居三曰省思慮四曰運
動五曰養氣凡坐獄者善修此五者病不足防而死
不足慮矣

君子在獄養氣小人在獄節飲食是囹圄中養生論
也

官憂囚徒多瘦死令獄奴淨掃檻中不置穢物焚荒
室中辟其邪珍授之浴盤令其沐浴給雞冠黃塗其
鼻孔其意非不美也余竊謂苟欲囚徒無病一言可
以蔽之曰戒滯獄然戒滯獄豈獨為囚徒多病而已

乎

凡藥有貴賤之別而官定其價鑒有內外之科而官
定其人故鑒無見乎診而藥不利乎病不為得中鑒
余於獄中殊見其效

凡獄中癘疫其始惡寒發熱頭項強痛喉舌渴燥言
語謇訥中之耳目積昏骨節疼痛飲食不甘便溺不
利終之氣力衰耗手足水腫腸胃薄弱泄瀉不止如
此教十日則通骸羸瘦骨立乃斃矣古人以死獄中
者為瘦死立名之妙如此
囚徒有久在獄中依然無恙者中利員村博徒祐吉

教入教出通前後在獄中凡十八年野州二連木驛
博徒友五一繫十二年甲子一出戊辰復入次年己
巳五月越獄逆去蓋皆異事人也

相傳天陰月黑院中往見陰火聞鬼哭聞戊辰九
月一夕無月夜將半忽有人走過大牢東邊往復還
足音瑟瑟聞者怪之急報獄奴物色之果無所見數
日變作囚徒一時受誅者五十餘人又己巳五月八
閏牢壞移囚徒於他獄三空皆空風雨夜第二室中
時見陰火變誅死者所居也又庚午十二月官始行
絞後天將陰雨夜深絞柱上轆轤自轉軋軋有聲居

洎及通牢者往聞之是並近事人二月間所及殆
非誕也

禠志

君子苦則長其善小人苦則長其惡古稱人苦則思
善故囹圄為福堂蓋亦中人以上之事也

因徒文化中二十三人天保中三四十人至安政中
浸衆猶不過七八十人元治以後多者五百人寬永者
不下百人囚徒多寡亦可以卜治道隆替也
舊制下人於獄先鞠而後入無其事者不得入故獄
中無事者今則不然先入而後鞠始不問事之有

甲州有北制是
所奉行也

無故獄中不能無二事者治亂之別也
凡囚徒坐獄者賦米其家日一升謂之牢糧但米不
便輸納故照時值換金士族及無人在官者不賦民
無戶籍者不賦封外者不賦此例他邦他邦亦未聞蓋其
法無損於上不傷於下奸宄懲而善良安便可知矣
然至今日國家多故刑政不張囚徒之衆動以百數
不特公私之費不貲囚徒滯獄往者歷四五年不
決者其家輸牢糧鬻田宅不足至賣子貼婦以償之
如茲其敝亦甚矣後居刑官者必有修改焉者
余在獄中時勉高亮人論今時囹圄之制弊已極矣

若欲修改之先廢監吏典院監吏惟存奴四名徒者張舍
於東南牆之間以面大牢令卒二名交番守之統囚
徒出入以下百事於此如監吏時若其囚徒飲食命
之鬻家朝夕送之官給其直不復賦牢糧家因徒
家族請饋飲食者許之送藥物者許之其他一如舊
制如此庶幾公私少弊上下俱利耳
囹圄之制已備囚徒猶不能無疾病養之法輟獄
中一室以為病院囚徒有病移之於此擇囚徒中老
實者或罪當徒者三四人同居其中俾之任湯藥以
下之勞計其日月課其斂取以宥其罪斂人亦得入

室中反復診察以處其刑如此囚者免病者免死

國衰政弊刑官之才滋驚而盜賊之智滋狡故囚徒一訊不承至再訊三不承至有歷八九訊者甚多

滯獄不亦宜乎

古之人鞠囚犯中求生囚不得承今之人鞠囚生中求死囚何輒承之

凡囚徒滯獄經久者計其日月而殺其等譬如其罪當徒一百日者滯獄一百日則減其半為徒五十日是也近時不用斯例何也

文公時多部田村一落頗坐與人奸繫獄鞠之者疑其奸已行夫存之日反復訊之獄方具公批之曰凡鞠囚者所犯既彰勿問其他頗已承其奸以奸論之足矣若其夫存日之事不必問之真金科玉條也烈公時前田村民某見一博徒與人爭者和解之博徒雖從之意其與他私嫌之思報之一日遇諸渠博徒猝之到陰僻處仆之地已據其上手拔刀將殺之氏在下窘甚急奪其刀刺之博徒受重傷而斃既而氏出殺入下獄具議者當之死公批之曰博徒是無賴之民殺之未為不可氏是善良之人刑之

不見其可而况人將殺已誰不扞之扞之中其人始
無意殺之乎博徒固可有死之實而民更有可矜之
情但吾雖宥之博徒私屬有報其讎者則法廢矣命
則其私屬世謀報讎者於是宥其民可謂明斷也
往年會津有一疑獄有兄弟二卒其其倚軍教人造
隊長家飲還中途其兄與他卒鬪斃于路其後至追
他卒殺之既而視其兄未絕扶之回家治其傷教日
遂不死矣於是弟坐殺人下獄議者或欲宥之或欲
不宥之不能決終以其案呈 霸府取准止 霸府
斷之曰減弟死一等令他卒家不得讐之於茲獄決

藩士山口磐山所說如此可以與前案互相發也
天保中始禁民間火葬時鷺子村民有奉一向宗者
竊行之事覺乃罪其民及親屬會葬者悉改歸他宗
不得復奉一向宗一向宗固稱頑固難化至此貼然明
哲之斷如茲勉為老人語
義公時田野州村民與澤又村民爭舛場相鬪殺澤
又村民教人於是逮田野草村十教人下獄之具審
死 公駁之曰以兵論之令之者帥也從令者卒也
今田野州里長令民殺之是罪在里長不在民乃刑
其里長一人而止是亦居刑官者不可不知也

○相傳國初有水牢者在下馬牌下中山備州邸外其制太粗以板為屋以竹為檻名為水牢實不畜水當時民有逋租者拘之閉置其中男子使之捆縛織席女子紡績至其家償其所負而止蓋與南漢劉氏水牢名同實異也附先輩王江老人有水牢考余未及覽焉霸府國初時代官往三置水牢以責民租事見落穢集通加及石川正西見附集等書城西久保街有一責餉者坐事係評定所囚室久不釋其煩憂之欲力拯之不可得於是每夕掌心注油點燈供神以祈其夫見釋如斯數十日掌心悉爛一日由饋藥餌詣評定所人見其掌異之問得其實相

○共嘆稱一因徒所既如此惜夫事俱逆其名宋高宗嘗詔宰相等曰為法不可過有輕重惟是足以必行則人不敢犯太重則決不能行太輕則不足禁奸竊云太重決不能行國家奸犯之法是也太輕不足禁奸國家賭博之刑是也然奸犯法輕恐至系人嗣續與有夫者奸殺之可也無夫者減一等可也賭博禁重或難於處煩幼成童以上刑之可也煩女及未成人者減一等可也要法之輕重在於中制所以久而益弊也是條當在相傳國初之上據寫于此有一盜始在東都行劫有丈伴可三十人其性悍不

任事者俱殺之以絕蹤跡浸減至十餘人嘗抵北總
劫一富家相共約曰凡金貨從其所得無復相分於
是乘夜推其所而入所獲無算一盜得金一千一百
五十兩蓋平生大獲也後携妻孥來在封內劫一高
家形迹差彰收捕下獄乃遣其火伴大行貨散五百
餘金遂得免焉今不知其所往一囚徒為余談者如
此信哉大盜得志小盜被誅也

距今二十年守獄吏有照沼某待囚徒極不仁至以
脫粟為餌生致為羹囚徒怨苦屢為所訴遂坐之得
辜刑籍見逐其僑居夏海以課蒙為生未幾病亡相

傳其得罪前數日有一囚徒就刑者將起謂某曰夕
日之恩將有所重報以恩為恩某心惡之無何得辜
云

犬上屋世以為妖辛未七月廿一日日沒時忽有一
狗上獄奴房告所居牙房之屋一茶頃乃下越廿四
日獄奴中事下獄尋削籍逐為妖孽之徵余未聞如
此其速者有是說見萬寶金書
有一人夢身立富岳絕頂既醒自以為大祥或曰登
岳窮其頂惟有降而已是豈祥邪居月餘其人坐事
係獄

有一人在獄中卧病旬日。醫藥無驗。一夕夢有老人。鬚眉皆皓白。排戶而入。上座問病。診察一再。自探袖中出藥。傳其患處。一搗而去。如斯者凡兩夕。其病脫然安矣。蓋人靜坐一室。閉眼明廢視聽。則神完乎內。心不外馳。故獄中往來多異夢矣。

凡人始坐獄。一日之久。不惟三秋。居可半年。心神浸定。起居已習。歲月之馳。不止隙駒。蓋目無見耳無聞。坐卧一室。眠食一室。昨日亦如此。今日亦如此。忽而過去未見其久。既而回顧其所經。去日甚多矣。因謂神仙入山不復知人間事。往來以千百年為一二日。

意亦當如茲耳。

俗稱苦凡樂樂言人苦則凡長。樂則樂長。余在獄中。不勇凡之長。如仙不理樂。乳如蓬。隨杭隨落。長不過數寸。乃知俗語亦有可攷。唐人有病毛短。

非是是非者。固難立斯世。是之非之者。亦自難立斯世。要是不必其是非。非者始得立斯世。余遭世更事故。頗識此理。

余遭厄始末。考之地文。得其大槩。余始下獄。實以辰年遭厄之辰也。明年為己。身在獄中。百事皆已也。次年。在午。其禍方午也。今年在未。完白猶未也。某年在

申其居始申也記之俟來歲以驗此言不妄也耳

思善堂默識

志池獄中無紙無筆兼無研墨小言瑣語雖有
解人願者不能記載成編每得一事惟默而記
之耳他日若得錄為冊子此謂之默識可也重
光協洽桂花月南冠居士題

或問岳忠武天下何日太平忠武曰文臣不愛錢武
臣不愛身始當太平余謂文臣先不愛錢而後武
臣不愛身又臣先愛錢故武臣亦愛身也近世顧
亭人曰今日致太平何由曰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余於茲再謂君子先動禮而後小人盡力君子先

不動礼故小人亦不盡力也耳

儒教以孝弟忠信立說設教於顯處者也佛耶蘇二教以天堂地獄因果報應立說設教於幽處者也設教於顯處者似界實高可以誘士大夫不可以誘愚夫愚婦設教於幽處者似遠實近可以誘愚夫愚婦不可以誘士大夫誘士大夫者其教易衰難盛誘愚夫愚婦者其教一宣所在蔓延不可復撲滅也故西洋人謀人國必以教而不以兵術而巧哉

凡人之情不蔽於所見而蔽於所不見不惑於所聞

而惑於所不聞天地間靈物莫如日月星辰而人

月星之屬

不崇信之者耳目所不及也佛與耶蘇知斯理故其立教也必設之人不可得見不可得聞之處飾之以詭秘幻怪之說使愚夫愚婦心醉目眩以為實有天堂地獄信有因果報應人墮雲霧中不自知也其實佛與耶蘇特明人情巧乎立教而已吾邦神學者流說神道以為高天原神明宅之主宰萬物未免為二教糟粕也

凡人為善者國家有賞勸之為惡者國家有罰懲之現世天堂地獄也為善之至安富尊榮為惡之極

僇辱死滅現世因果報應也人不求天堂地獄因果報應於現世而必求之未來惑亦甚也

宋世改佛者盛而佛益熾近世言庚狄之害者衆而夷狄之害益深余意自今而後十年舉天下患變乎夷耳

世之治也唐人得廬而士大夫保家士大夫保家而侯伯有國侯伯有國而天子安天下世之亂也反之庶人失廬而士大夫敗家士大夫敗家而侯伯亡國侯伯亡國而天子喪天下

或曰霸府之廢其端有三興黨人獄一也并伊直弼

為人所殺二也還諸侯質三也而夷狄不共焉

戊辰之難興三百幸太平之日與軍皆不競官軍東下如往無人之境如仙臺之兵僅聞砲聲即奔將長不能制之至道植木柵遮其去路入皆笑之

戊辰之役西藩之兵從官軍者長州氣悍其攻駒峰也彌望水田一路如繩駒牽當其衝東軍築壁立砲守之一射十餘所官軍數日不能進於是長州人數十拔刀驅兵長歌而前東軍亂射彈丸雨注長州人累無懼色直逼其壁一戰拔之其勇悍大底如此

戊辰之役會津米澤仙臺皆私造金幣行之其樣一模
霸府二分板鑄之或有鉛胎銅胎為之者

東征之兵殺人往之割肉食之又喜啖人膽者謂
善壯膽氣兵士携之入人家借金鍋主人頻顧至
欲碎釜鍋

東征之兵皆取所在民家之雞食之官軍所經一路
蕭然甚南歸日道過相馬宿一旅店戊夜眠醒忽
聞卧床下有雞聲床下並有雞栖心甚異之翌
早問之主人曰是舊吾家所畜為一官卒所
追遁入床下不復出見人即深匿莫善捕之者兵

士之橫難羽族亦知畏焉右五則勉為老人為余
說之

老人又曰會津若松城西有屠兒巷二口一家傳古
鐵鑊二枚俱徑三尺許高稱之有缺蓋鑿孔者三
中一孔人可穿頭左右二孔僅穿手耳以鉄鎖係
之二鑊鐵花鏽蝕不見款識相傳蒲生參議舊物
當時用此烹人蓋戰國間往有是等峻刑也

又曰仙臺中將綱宗時奸臣原田甲斐專政陰謀篡
奪事發覺甲斐伏誅綱宗恐得罪於霸府密請
吾義公庶公子為嗣以傳其國此為中將綱村始

得完社稷綱村及舉一子自謂育之為嗣長絕伊
達氏統非吾志矣一日抱之步中庭為誤墮石上
殺之以故魚子世統復歸伊達氏是說仙臺櫻田
良佐所傳而本藩絕所不聞也姑錄于此以廣異
聞

霸府藩第稱上野介者多不令終本多正純堀田正
信喜良義央並稱上野介皆不令終近時小栗又
市亦稱上野介死戊辰之難雖事異三人者其非
令終一也

霸府舊制凡衣物有葵章者商家不得賞買之如內

外官員之衆或有私帶章服者商家得之不敢著
地謂若誤為人所觸終年不售當時葵章之重如
此常聞之都下帶古衣者云

霸府盛時祿散樂工凡三百人加州仙臺亦各養百
人散居三都不專在府下太平之久或者不肄其
技而祿其祿者如仙臺散樂工終身間惟一次以
大夫之命僅歌一闕而已故至其黠者竊賂大臣
左右豫得其曲名演之教日及期唱之以了終身
課其慢如此

戊辰之難 霸府散樂師大氏出為王臣獨觀世左

近不肯脩葺強之左近曰吾家不與公等同不得
與公等偕為王臣卒從三位公移駿河蓋左近之
祖言阿彌事東照公於濱松為童坊三方原之
役吾軍不利公還城更服御於正寢設办三方
盤上萬一城陷將自裁殉之言阿弥侍之脱而報
款退公喜使言阿弥款以賀之言阿弥於
是唱四海波公願左右無乃脱所御肩衣賜之
以為鏗頭後令言阿弥為散樂師至今每歲正月
三日將軍始降歌曲例脱肩衣賜觀世氏者用當
時故事也右三事散樂工田中辰祐

武公以上国恤時臣僚皆素食無食肉者哀公時
小臣輩有竊食之者猶恐人知之入市買魚匿之
衣袖間而還烈公時食者浸衆然大臣及侍臣
皆不食至順公時無不食之者甚者携之公出
出入府中僅二數年間風俗之壞如此世安得不
亂同室人石川甚說
本藩舊制凡臣僚班非物頭以上者君不得與之言
哀公時侍盤石川鱗碩班為平士每入候其脈
公默無一語鱗碩後進班列苗守物頭始入候日
方得拜其一言歷世家法之嚴可以概見烈公

以後不復然矣亦石川語

文公時倭祥院夫人春秋方高辱召歌舞奏之內殿時有一近臣竊往謁之公讓之曰三家茅中不得有女樂而有之者以太夫人深喜之也寡人實不欲觀之汝獨欲觀之乎近臣惶懼而退當時宮闈之間嚴肅可知

本藩嫡庶之分甚嚴烈公為庶子日常遇武公於內苑武公問何之荅曰將造射將與阿兄時為演射武公曰未吾教汝之言當稱阿兄不當言與阿兄雖一言之微其不苟如此後烈公

奉之語侍臣渡井昌任傳之

烈公再遷駒郎後每早盥嗽更服出御軒外拜跪默禱凡可一時凝然不動其所禱不知為何事竊謂蓋如後周世宗焚香拜天之意云

順公事周祥動輒滲漏每歲正月十七日陪駕拜楓山宗廟例賜酒於階上豫具奉書紙辭畢罷其爵於紙懷之而退某歲正月公特具一幅侍臣不悟其意既入廟紀伊公適不具紙殆至失儀公乃取一幅於袖間授之遂完禮而退蓋紀伊公襲封日淺未諳故事公知之故具二紙云其周

詳如此右二條亦昌任說

順公一日上東觀山陵遇越前中將春岳於塗時適
雨後泥潦載路中將下輿看木履立在側越前不
當與三家抗禮後有病之侍臣三浦貳男固稱更
事至是命進州復中將見之而更州復及公下
輿貳男遽進木履事方匆卒中將不能復更遂一
拜而退人稱其敏香取基宇活
烈公常多內寵侍臣菊池元微諷之公曰孤實欲
多子之以為諸藩義子庶幾存東照公孺孫於
百世孤志在茲汝毋復言焉元說

是公志也
三浦貳男

太平時

留殿四家高松會津

互相往來親如一家每

相會置酒張樂往來達且而罷舊制諸侯有所如

不得過宿故日出猶點燈而還小澤又大廣殿諸

侯以久留米邸中水天宮祭日俱會其邸登臨街

樓以觀人物往來坐卧縱橫不叙賓主之禮一座

盡歡而罷皆太平時事也度升遠

福山侍從辨棕軒以筆翰聞清其書者廣至鎌紙常

滿室其拜相前一夕張燈作書以達旦曰吾明日

萬一大拜不可復為人作書是了其債耳

白井廣山為參政在江戶邸日有麾下士就邸請借

以才敏

本朝通鑑江戶所舊不貯斯書有司請議以為本
藩久以多書聞而無一部通鑑不可以答之且新
購一部以應其請庶山不可曰第以無藏答之本
藩無通鑑此所以本藩為本藩也有司從之其意
識不群如此右二則秋齋師舊話

人唾其面我將拭之古聞其言未見其人昔日雜賀
孫市為市尹一日過市有人自樓上唾誤着孫市
額孫市自若如不知者其從者密牽孫市衣曰渠
人無礼公盍讓之孫市乃手拭其唾曰爾自過矣
是非唾鴛鴦耳不問其人而行實為希覲之事矣

谷田部
鹿亭老人舊話

春夢先生平生不殺生有遺生魚者放之河中獲門蟻

我者捨之戶外其意如此如醉先生話

桐隱先生少時留心武事以挽強稱嘗與余談及戎

器余曰昔佐々木高綱有言甲冑欲輕乃箭欲短

便驅馳故也先生曰如是弱卒之為而已若夫梟

將猛士臨事奮起奮甲雖厚不見其重乃雖鉅不見

其大始可稱壯矣其材武可想

渡邊華山答金子某書有云吾子來札中叙寒暄問

起居者動累數十言而傳要語報異聞者僅三不

過教字簡牘之辭不宜如此又云貴藩士如某
聞名已久意未聞名者亦多吾子締交其好惡相
近者固可交而好惡不相近者亦不可不交
時某
士本金子膏師事華山者故其言切直如此余親
觀其書如醉先生談

勉齋老人曰嘗觀舜水先生像十指不剪爪蓋亡國
遺臣為舊主服心喪者之禮也

葛穉川云俗之服用俄而屢改或忽廣領而大帶或
身促而修袖或長裾曳地或短不蔽脚洪期於守
常不隨世變近世斯風轉甚矣上自刀裝服飾下

至百般受用逐時尚而改適之者皆是也大氏世
事一變則時尚一換始於都而卒於鄙也嘗見一
小說載某歲關左諸州疫疫大行鹿島有一老農
自云吾家凡百未嘗從世人逐時樣家無六十年
未新器如此不啻同世人沾時疾既而果然卓哉
見也士大夫所不逮也

有一士不食葱或問其故士曰先子實戰死葱田中
吾不忍食之或曰尊嚴陣亡幸於葱田中若於稻
田中君遂不食稻乎士默然余謂或語似達而薄
於報本土心似隘而厚於事亡記那波道圓紀國

軍談載長田理助從東照公過箱根中途苦喘
泐水飲之公讓之曰汝父報房讐負重創還
不戒水而亡汝寧忍飲之乎明哲之言蓋如此
一書生憐僧寺見阿羅漢佛拜之人問書生曰子亦
敬主人效仁者敬乎書生曰否吾聞五百人中其面必
有類父者是以敬之聞者笑之余曰此未可笑古
人見桑梓猶恭敬之况類其父者乎
江都南鄙之人有壽至百餘歲者或就問其少年時
事其人曰皆不記欲記少年時事欲一二不忘豈
得長生至此乎余謂如是與龜鶴比年亦將何益

是為賊蓋若人之謂也

有一盜殺婦人負兒者於路見其屍嘔之啼泣盜
見之惻然脫而自嘆曰吾平生殺人多矣未嘗有
此心今見一小兒不忍之心頓動顧吾死日近矣
無何其盜被刑余謂是無他其人將衰氣先餒而
已氣餒則為惡之心沮為惡之心沮蓋小人死生
關也

凡人夏夜貪涼露卧戶外者至秋必患痢或瘟疫
川邸牙房皂隸所居舊由發火禁香帳皂隸夏夕
避蚤露卧水溝上以故秋間多患疫疫文公聞

之令復用蚕帳自此無患疾疫者石川老人語
有一人赴人家救火渴甚見木罌中滿畜雨水掬而
飲之火燔後視之水中多生子子其人遂病延醫
診之醫問知其故竊切絳絲和吐藥服之病者一
吐絳絲交落嘔噦中病者視為真子子心乃釋然
病卒快矣此其見杯中弓影而病者同日之談而
醫師之智亦敏也

同室人井上某自言癸亥正月在礪川邸患時痘既
愈飲食如平生但熱伏于內不可除時順公將
朝京師發轍有日某在扈從中百方調養猶未

豁然一夕夢有神告曰水煎薑艸服之便快某疑
之曰時方春初何處有薑艸神曰汝家樓上有一
敗簋筥坐而煎之可也已醒如其言服之熱除疾
全愈矣

有一鑿家子從本間某軒學鑿某軒一日告其家坐
久上廁視廁中不見履請借履其子曰此廁實不
用履某軒曰謂其人曰甚小事如此於大事可知
彼子志必不終果如其言

凡子晝生者類其父夜生者類其母舊有此言恐未
必然或曰凡子生必類其少者父少者類父母少

者類母茲說亦有理但未知果然乎否
觀世種齒者或以牙或以角或以石然經久皆磨利
獨真齒終身用之不少磨利蓋物莫公其堅也造
物者為吾人用意如此

鑿家以用為服藥不詳其義問之鑿生遂無明解
余按猶用酒謂之被酒被服同義其解可見
野人釣瓶者炙鼠次油置鈎腹中懸之樹梢不到地
數尺俾瓶可跳以及之瓶性甚慧見之知其害已
始不敢通既聞其香烈亟顧垂涎稍通稍徂復忘
其害已一躍會之中鈎見獲矣世之忘躬徇欲者

何以異此聲色陷人貨利害身非不知之一旦臨
之則昏迷不悟往及身喪家敗而止矣悲夫

凡馬驚不上船者去陰僻處画一舟於地更寫一馬
字於外勾中四點以第一第二寫在画舟中勾令
人知而後徐驅之上船馬復驚見古兵書原魯肩
常試之有驗如醉沈

凡鶴一乳必二卵鷹鵠之屬亦爾觀世画鷹鶴者往
有一巢中育數數者可謂杜撰鷹師加藤某話
夜間有物如毬青光奕奕或尾橫過空中世謂之人
鬼夏夕多見而冬絕少余童時初出遇之以竹

別書
法書ノハナリ
今日ありし
教ニ由リ

竿撲之、破碑墮地、腥氣襲人、視之即軋沫也、不知何物所化、如醉說、
萬華集、人魂乃佐郡、少々人魂、飛

戊辰正二月、交每夕、隔仙湖、見陰火千百、為列似漁火、非漁火、似狐火、非狐火、乍遠乍近、乍進乍退、或如列營、或如軍行、或如交戰、如此者、數夜人皆觀之、踰月、變作蓋氣、兆也、

栗山精里二洲三學士、司學政、月令都下儒生各疏其學流上之、山本北山疏曰、某孔子學、佐藤一齋、屬文先出觀、花柳望山水而還、後始操筆、蓋人非心曠神怡、不得佳文、故以此養之云、

藤田幽谷翁、辛甫二十二、從翠軒先生登岳、賦七律五篇、一時稱、為絕唱、後有請書者、翁乃書其詩至老亦爾、蓋其平生諸作皆無及也、右三事、秋齋所舊話、

細井廣澤、以書著乎一世、刻一印曰、弓馬餘業、杏所翁、画名藉甚、當時任先鋒隊長、日刻一印曰、投筆事戎軒、蓋二先生俱不欲以小伎顯也、

東部諏訪村民有銀七、入山得一盆石、峰巒洞壑悉具、銀七負之入江都、遺詩佛老人、大懌作詩一篇、題其跗、併記銀七姓名及年月日、朝夕愛玩、

聞老人亡後其石易教主今歸天朝秘府之藏
云大久保某為余話

徂徠送志川生西歸并簡次公詩都下風流終是賢
君今底事倦游旋同人輒有名山志却又周南滯
幾年右真蹟傳在府下木村某家把本集較之字
不甚同其題作送志川生西還也并簡次公四字
其詩云江東詩酒終多賢、聲千里壯游旋若值
友人山孝孺且問周南滯幾年、蓋徠前後加改竄
也、亦足以見先哲用心之厚矣
東坡在獄中作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

如雞瓶軒先生在幽室中作詩云命落庖厨如老
豕魂飛巫峽似窮猿余在獄中亦有一聯云命促
蜉蝣期旦夕途窮麋鹿落庖厨

勉齋老人在囹圄中其居與余連棟隔壁終日詠
惟以詩自遣每一篇成舉以貽余、時有所加損
老人虛懷受之不辭其幽囚以來所得篇什甚富
不可盡記今錄其咏古絕佳者二首僧文覺云煩
惱醒來總是空、聞却還幾多工他年蛭島風雲
會叱起蛟龍盪盪中伊達政宗云磔架徒行膽氣
雄暗將機智弄猴公暮年六翮張難飲欲轉澤南

萬里風讀者以一腐概全鼎可也
大庭機鼎松齋稱茶平會津人卓犖不羈狂簡制行
詩亦雄偉如其為人勉有老人北征日相見戎馬
間得其登麒麟山一絕云地抗山河氣勢豪登
吊古首重搔崢嶸壁立三千丈不及遠川忠節高
金山係華名氏守城址又得一律云時事如棋看新
可知當局苦心神挽回哀運豈無策料理危機應
有人藩鎮權傾唐社稷蠻夷威劫宋君臣第七失記
休蹈前車覆轍塵皆非凡筆戊辰之難挺身殉國
今不知其死生也

楊

有人傳一絕句蓋戊辰之難與東軍者所作或言援
本和泉作未和果然乎否其詩云碧血痕存舊戰
袍壯固一歎氣猶豪松陰涼動羽州道白雪接天

鳥海高

韋山先生霞浦舟中詩風長蘆卧穩纖纖兩岸危樓
皆捲簾別有山光未眼底三义湖上見雙尖先生
甲子乳後巡撫四郡時所作流暢易誦久而不遺
今存于此

楓莊先生詩棉花夾路秋風白柳葉滿園晚照紅又
一川夢浪風聲綠十里菜花日色黃二聯同一機

軸

曹茶山詩青士無多却蕭散紫花雖小亦風流桐隱
先生在日本言青士竹也但紫花不知何物余按兩
雅蘆葍注紫華大根曹詩紫花疑謂蘆葍花記以
質未哲

黃山谷詩

黃山谷奕基詩心似蜘蛛遊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
評者謂二句盡奕者用心忘身之態余謂二句絕似
苦吟詩人之狀

秋海棠一名斷腸花按桃李亦可稱斷腸花唐詩可
憐桃李斷腸花是也

近世本藩詩人以水雲道人為巨擘道人亦嘗坐事

宮中

係獄作詩云死去豫期埋首湯百年身世劍峯甯

眠醒寔底尋殘夢落月光寒頭斷場又仙臺人癯

兄篁村書到云白石金華千里程三年夜雨別離

情荷君遠寄仙臺信見說初平丹欲成時篁村新將

又一絕云世途洵一棹狂瀾異味何須食馬肝生

死不離水雲裡一竿穩下夕陽灘皆佳作也道人

常自言凡詩多作而粗不如寡作而精者易誦

粗者難傳此為作家要訣今視其詩良不負其言

贈盜詩唐李博士春雨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

聞相逢何用相回避世上如今半是君明沈文卿
風寒月黑夜過二孤負勞心此一遭只有古書三
四東也堪將去教兒曹卓汝夜靜輝殘月色昏有
勞帶劍入寒門詩書腹內餘千卷珠玉床頭沒半
分低語已驚黃犬吠輕行不損綠苔痕多情知我
淒涼事不及披衣起送君余在獄中所接大丘字
寄之徒戲作詩贈之云隔壁相逢梁上君好通名
姓屏和聞吾儕也在詞壇上久事生香活剝文又
意氣相投轉易親一堂無復主兼賓諸君大有風
流處概目吏曹吾輩人記以博一笑

程子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又文天祥皇路當清
夷含和垂明庭若以文法論之讀字當在年字下
當字在皇字上而今不然者以是起對且合句法
也古人詩句如此者頗多

半夜與夜半不同夜半言是夜之中半夜言一夜之
半與半年半月半日同一例然唐人有以半夜為
夜半者夜半燈前十年事一時和雨到心頭又一
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是也詩語不可
一槩論者如此

折得一枝城裡去教人初道是春深明人以為吾邦

人咏西湖柳詩西島蘭溪曰蓋出彼邦人偽作
春深三字決非邦人所道得余亦謂五尺圍干不
遮盡田將一半與人者明人以為吾邦人咏一丈
紅詩然與人者三字決非邦人口氣亦出其偽作
無疑

勉齋老人近稿中多警句今又拈出其一二以時同
好者如云四海一家新制度五載七道舊山川環
缺一隅平斥港島張隻翼小名濱與世背馳和性
僻以誠終始覺生輕書字會心何用鑿詩期達意
不求工舊廬新主城中雨有樹無花戰後春興亡

有教封疆裂城闕無人花木孤皆佳聯也

